

SEP 28 1933

# 大公報

旬刊

第九十期合刊

1933, 9, 20 日出版

國難兩週年紀念專號

目

要

寫在卷首

國難兩週年紀念專號的認識

「九一八」事變與國際公法

突破當前對日外交的危險線

馬丁論華北停戰

日圖華北與英美之衝突

國聯處理中日事件之批判

充實國力收復失地的方策

「九一八」兩週年紀念感言

如此紀念（文藝）



屏羣

閻振熙

張交民

炎光

唐仁譯

石人

淹澤

嗣祖

白人

陳旭

## 寫在卷首

屏羣

「九一八」——兩週年了！在這回顧與展望的沉痛紀念中，當頭的棒喝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永久佔據榆關，威迫附從偽國」，「察軍開抵沽源剿匪，日竟向我威嚇將轟炸張垣」的警訊頻傳；日帝國主義代言人的「亞洲門羅主義」，「建設遠東聯盟」，也在高唱入雲；這一切昭示了我們：顯著的，潛伏的危機，將使國難更趨嚴重。

以武力侵略的方式將東北三省及熱河強據後，日帝國主義對這廣大的新殖民地，自必將進一步的企圖鞏固其永久的佔有。而兩年間橫衝直撞獨吞滿蒙的過程中，與在遠東利害關係較深的英美諸帝國主義的衝突日益激化，尤其在退出國聯後，前外相內田康哉的所謂「焦土外交」，已陷日本於國際孤立的形勢。為緩和僵持中的國際衝突，於是外相更動，外交政策亦將轉向的呼聲。但維持現狀下的日本外交政策，本質上絕無轉變的可能，充其量也祇是運用方式枝節的轉向。新外相廣田弘毅，當就職之初就首先聲言：「……以圖着手進行建設『滿洲國』之基礎工作，而暫時忍受任何犧牲，俾獲達到使各國承認『滿洲國』為獨立國家之域，為新外交之基調」。以從速脫離退出國聯後之孤立外交，而與各國恢復親善關係為刻下之急務」。而所謂「一面不許他國干涉滿洲問題，一面仍欲維持國際合作」，這樣顧慮周全的為自身打算，其一貫的目的，都是在維持發展其獨吞滿蒙，瓜分中國的詭謀。

有計劃的盤據長城各口，操縱指揮滿東匪軍，以為隨時擾亂華北掀起巨波的準備。據接收戰區的負責者殷同氏談稱：「長城各大口仍在日方佔據下，關外馬賊鬻匪，可以任意竄入。日方一面阻撓我方派軍入關剿匪，同時要求我方盡量收編滿東土匪，顯係助長匪勢。前經收編之李際春，現因得某政治關係方面之默契，圖在關東取得軍事地位，近又在唐山一帶，秘密活動，同時玉田雜軍領袖某氏亦以同樣關係，在天津向某方接洽，再事操縱滿東土匪。綜上三點；認為如無迅速解決辦法，非但滿東匪勢滋長不可收拾，且恐招致其他更嚴重之結果」。藉着這所謂非武裝地帶以策動種種陰謀，事實自極顯然。同時，因為大規模的領土侵略，暫告一段落，為了圓滑的運用，今後將走上外交途徑；以外交的活動圖

保持武力侵略的所得。所謂「中日協調」，老調再彈，「恢復中日常態」的新調又唱，以為武力侵略，及漢東陰謀的掩飾，並向國際施放煙幕。但日帝國主義的對華政策若必以扶助偽組織為基礎，則絕無恢復中日正常關係之可言。我們應堅持絕不為所謂「國際協力」，「防守同盟」的甘言所惑，而對於所謂「既成事實」，所謂「滿洲國」為無條件的「諒解」。我們也絕不要上此圈套，自「跳火坑」。

日帝國主義今後的外交方針，已確定了一方要謀國際衝突的緩和，一方要試探中國的妥協，雙管齊下，交互為用，並藉操縱東匪軍以為伸縮的準備，謀對華侵略略武力而為更進一步的成功。廣田外相便負了這新的任務，而抱笏登場，中國對日關係也再開始踏上了更嚴重的危險線了！

如何衝破這危險線，是當前國人共同的職責。

我們應以至大的集中的注意，為有力的，有效的策劃。空喊的「長期抵抗」，「收復失地」，斷送了四省的領土，今後要走上有力的，有效的實踐，尤為刻不容緩的急務。

※ ※ ※ ※ ※

本刊藉這「九一八」兩週年紀念的機會，特刊專號，以檢閱過去，認清當前，並策勵將來。「國難兩週年給與國人的認識」一文，對兩年來各方面的事實，作了一個總的清算，而歸結出了我們應走的抗日救國的捷徑。「九一八」事變與國際公法」，在純然根據現有的國際公法，以指斥日帝國主義武力侵略的非理，也證明了所謂國際公法，實則等於廢紙。「突破當前對日外交的危險線」，說明了當前對日外交危險線的所在，並指出了突破這危險線我們應堅持把握的態度。「馬丁論華北停戰」是馬氏以客觀的立場，陳述此次華北停戰的三個重要原因。日帝國主義與英美為侵奪華北的衝突；國聯處理中日事件的經過，及國聯真實面目的暴露；如何充實國力以收復失地的方策，在以下諸文中，都一一有簡要的論列，與意見的提供。

# 國難兩週年給與國人的認識

閻振熙

- （一）緒言 （二）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  
 （三）對國際聯盟的認識 （四）對美俄的認識  
 （五）對我國自身的認識

## （一）緒言

自一九三一年「九一八」瀋陽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依照其預定的計劃，肆無忌憚的以進行武力侵略，將廣袤三百餘萬方里的東北三省相繼強據。爲了鞏固滿洲的新殖民地，爲了鎮壓中國民衆反帝抗日的高潮，企圖轉移國際視線，並威脅我國屈服計，乃移其兇暴，轉而擾我沿海要埠；前年冬造成天津暴動事件，謀擾亂華北大局；更爲了確立長江一帶的商品市場，以與英美諸國爭衡，去春又尋釁釀成「一二八」的滬戰，冀破壞我經濟政治文化中心的東南。同時，也在向國際帝國主義者示威。但賴我軍政當局的靈敏應變，與軍民的奮起抵抗，日帝國主義的詭謀，幸未得逞。

當滬戰正烈，國際集中注意於此，日帝國主義遂乘機積極進行其所謂滿洲獨立建國運動。二月中旬，召集東北羣奸會談，三月一日，竟利用傀儡組織，宣告滿洲偽國成

立。一切經濟，政治，軍事大權，全爲日人操縱。六月十日，日本議會又一致通過承認偽國案。九月十五日，日政府正式宣告承認偽國，駐滿大使武耀復與偽國簽訂所謂「日滿議定書」，由手製的偽國，承認日人在東北所獲得的一切權益，予以條約上的保障，並予日本以駐兵權，承認日軍在東省行動的自由，更締結所謂軍事秘密協定。師過去吞併朝鮮的故技，而置東北爲日本的保護國。

日本既以暴力佔我東省，復製造並承認所謂滿洲偽國。其兼併東北的陰謀，既已告一階段，乃進而積極進行肅清東省各地努力武裝抗日的義勇軍。更於去冬侵據榆關，今春佔據熱河，並利用漢奸，叛逆，侵及灤東冀北，以威脅中國政府屈服，並以穩定其既得的地域。所謂守土大吏的湯玉麟，以不及兼旬而失熱河全省，殊出一般人的意料之外。幸賴駐守長城各軍，奮死抗戰，稍遏日閻兇焰，塘沽停戰協訂，也作了暫時的緩衝。但平津與華北的危急，並

未盡消，日帝國主義的侵略野心，正在方興未艾。日帝國主義的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也在高唱入雲。這一貫的侵略政策，大有非整個併吞全中國不止之勢！

時光如流，嚴重的國難已兩週年——血淚織就了的這兩週年的痛史，回顧過去，展望未來，感慨萬千，誠不知將以何種詞句形容。今值兩週年紀念之期，五內如焚，欲哭無淚！遏住了緊張的情緒，奔騰的熱血，這裏願將兩年間悲慘的事實，所給與我們的苦痛的深刻的認識，簡要的爲各方面的提供，以與我舉國民衆共警惕，策勉。一致奮起，挽救民族國家的危亡。

### (一) 對日本帝國主義的認識

日本對華的侵略，在其資本主義本質的發展上是一種必然的企圖。尤其在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全盤的沒落中，日本帝國主義也由繁榮的幻夢，轉到極度的恐慌，經濟界的不景氣——生產衰退和生產過剩，貿易銳減和物價跌落，失業恐慌，農村破產等社會經濟的危急，籠罩了這遠東的島國。同時，因爲財閥的壟斷，壓榨，軍閥的專橫，暴亂，政治上形成黑暗，恐怖的狀態。在財閥軍閥鐵蹄蹂躪下的多數人民，由於生活的不安，對帝國政府，發生了莫大的反感，並激起了革命的怒潮。爲了解救經濟恐慌，平息

革命怒潮，對華侵略乃爲其惟一的出路。（自然這是在維持資本帝國主義現狀下的對外發展惟一可能性的出路；集中資本，實行所謂「產業合理化」，減低工資，犧牲勞動者；減低原料價格，犧牲農民，這是對內惟一可能性的出路。但在這對外對內兩謀出路的開展中，將更加速了資本帝國主義的崩潰。）

自日本工業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所謂「明治維新」後。同時也便開始了對華的侵略；奪我琉球台灣，併我朝鮮。強租我旅大，霸佔我東北路權，蠶食我山東腹地，迫我承認二十一條，屠殺我濟南省會，近年更騙使韓人殘殺我僑胞，佔據我東三省，轟炸我淞滬，掠奪我榆關，侵佔我熱河，這一脈相承的經濟的，政治的，軍事的侵略政策的推進，迫我民族國家日趨於危亡的境地。無理的將我東北三省及熱河稱爲彼之所謂「生命綫」的「滿蒙政策」，雖已相當的完成，但因軍費的大量激增，使原來由於經濟恐慌醞釀的革命的革命危機，更加短其發動的過程。日帝國主義乃謀更進一步的對華侵略，於是所謂「亞洲門羅主義」，也就響激了雲霄。

日本帝國主義的「亞洲門羅主義」，是在日俄戰後不久產生的，以後每次進行侵略性的外交政策的時候，使高

揭起這個旗號。此次日本出席世界經濟會議的代表石井氏，在新近出版的「外交餘錄」裡說：「從我們的觀點看起來，日本在中國全部，尤其在毗連的區域。具有較其他國家卓絕的權利，恰正像美國在西半球，尤其在墨西哥和中美地位一般」。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的用意，一方面好像援例似的「要求一種大體上等於美國在西半球所佔有的地位」。同時，「東亞一切歐美的政治勢力，全應該消滅，整個區域，應該在日本政治管理之下而組織」。又進一步說：「日本推翻滿洲的中國政府，就是消滅臨境的紛擾，和從前美國推翻古巴的西班牙政府一般；他們承認『滿洲國』的獨立，是遵照美國承認巴拿馬的先例；他們在滿洲始終的行動，就和美國武力干涉墨西哥，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的加里賓政策，如出一轍」。

這很明顯的說明了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在獨佔中國，而以「亞洲門羅主義」和「美洲門羅主義」相比照。松岡洋右並說明了侵略中國是根據「一個國家，不得已要在某處得到一種出路的合法權利」。帝國主義的狂妄，壓迫者（或侵略者）與被壓迫者（或被侵略者）的無從說理的關係，這裏是畢露無遺了。

塘沽停戰協訂，充其量也祇是一種暫時的緩衝，日帝

國主義對華侵略壓迫的開展，前途正是不堪設想。

### （三）對國際聯盟的認識

自一九一八一藩變後，政府當局外交政策的運用，即在信賴國聯，以求外援。因為「吾對武力，事實上只有示弱，吾對公理，則惟有堅抱決心；故武力來則可退讓，但交涉則絕不放鬆」。故自九月十九日電日內瓦本國代表施肇基要求處理這事件之後，始終信賴國際聯盟來替中國主持公道。但兩年來的結果，所獲得的只是激頭激尾的失望而已。當其始，國聯也在「像煞有介事」的力持日軍撤退纔能進行交涉之議，而空洞的一紙決議，絕不能轉變事實的毫末。日帝國主義則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樹立傀儡組織，以為搪塞之資，所謂國際公約，已撕毀無餘，國聯尊嚴，更是掃地以盡！「國聯盟約」，「非戰公約」，既已都成廢紙，同時，又沒有進一步的實力的制裁。所以事實上所表現的，只有遷延，敷衍，蹉跎歲月。徬徨無措中想到了一個巧妙的辦法，便是組織所謂調查團。本來事實昭彰，人所共見，無須再來調查。充其量也只是繼續其遷延，敷衍的技倆。及檢關失守，熱河淪陷，操縱國聯的英法各帝國主義者在華北的經濟權益也深感動搖，於是纔有通過其否認偽國的「國聯報告書」，而所得的反響是日本帝國

主義的悍然退出國聯，公然表示絕不受所謂「公理」的制裁，否認也無損於事實的毫末，國聯的形勢，也更陷於僵境。

國聯處理這次日本帝國主義侵據中國領土的事件，自始至終，都是一貫的取着敷衍，卸責，延宕觀望的態度，毫無主張公道的意味。隨着日方侵略範圍的擴大，而多演幾次開會，勸告，提案，決議……的把戲而已。

國際聯盟的本質，祇是少數帝國主義為緩和衝突，朋比分贓，粉飾和平，壓迫弱小民族的工具。它的組織是使於帝國主義的操縱。各國所顧及的祇是本身的利害，無暇計及所謂「正義」，「公理」。第一次大戰的結果，絲毫沒有解決他們彼此間的矛盾。德國雖因戰敗而退出帝國主義列強的舞台，但代德國起而與英國爭歐洲霸權的是法國，代德國起而與英國爭海洋霸權的是美國，在地中海方面，則有法意的爭霸，在太平洋方面，則日本因第一次大戰益發強大起來，形成英美日的爭霸。英美日意法五大強國之間，雖以蘇俄為共同的敵人，但其彼此的衝突並不因此而減少，經濟上的競爭，遂必然的反映為政治上的衝突與軍備上的競賽，於是國際會議，遂沒有一次不成為他們縱橫掉鬪的舞台，國際條約，幾乎沒有一種不留着他們勾

心鬥角的痕跡。所以日日在言和平，而天天在擴充軍備，一步步的在縮短到第二大戰的過程——造成帝國主義重新分割世界的大戰。

英美的對立是國際帝國主義最基本的對立，由大西洋至太平洋，到處都是英美的衝突。英法雖在歐洲爭霸，但橫互世界的英美衝突却大於英法在歐洲局部的爭霸。太平洋最大的對立者是日美。所以在遠東英國不惜與法國協調，以維持所謂「對日支持政策」，而與美國抗爭。但英法是國聯的中心主幹，在這個政策的維持下，當然要隨日美衝突的擴大，而增大其支持力。簡要的指出了這一事實，則中國對國聯的奢望，直是痴人的夢囈了。

#### (四) 對美俄的認識

在太平洋利害關係最深的是美俄二國。日本為剔除其侵華的障礙，時刻以美國為假想敵，而為各種必要的準備。日本強據東北後，漸侵及俄國在北滿的利益，於是為蘇俄首腦的史達林曾有「日帝國主義伸其殺人之手於俄境內，不惜與日一戰」的豪語。

大戰後日美兩帝國主義奪取遠東市場的鬥爭益烈。曾有兩萬萬元投資東北的美國，於日據東北後，已感到嚴重的危脅，日本的「亞洲門羅主義」的推進，更使美國在整

個中國的權利的動搖。但和平的講壇外交，國際通牒的干涉方式，雖盡量採用，終等於零。日本反隨時擴大事態。

於是美國不得不進一步為武裝的準備，大批海軍艦隊在太平洋的幾度舉行操演，不啻啟示了是日美大戰的訊號。

日據東北後，於國際外交政策的運用中，以進攻蘇俄的先鋒隊自居。更加緊了資本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本質上對立的衝突。

就因了上述的情形，我們對於國聯失望之後，聯美，聯俄的聲浪，於是又「甚囂塵上」。中俄復交就是最具體的運用。但終則美俄並無實力上的援助。求助於美俄，也終是一種奢望。日美，日俄雖較其他各國有更大的衝突的可能性，但這種可能性，並未到立即實現的時機。

維持並鞏固「美洲門羅主義」是美帝國主義的第一要務。與歐洲列強的對立，衝突，也時刻在準備中的事。其在歐洲的投資，大於在中國數倍。戰債問題，軍縮問題，已足夠美帝國主義攪腦汁了。因其本身的經濟恐慌，自亟欲擴大在遠東的市場，但這是在美洲在歐洲一有餘力以後的事。目前日美遠東市場的衝突，固已日趨於白熱化，而尚無餘力為此以出武力的衝突——實際上武裝衝突也無必勝的把握。甚且要影響到更關係美帝國主義的基本

問題。所以希望美國立即以實力助華抗日，目前是不可能。

社會主義國家蘇俄當前的惟一要務，為繼續完成其二五年計劃。五年計劃不僅是其本國的物質建設和社會建設計劃，同時，也是國防建設計劃。日俄如爆發武裝衝突，俄國較美國的國力更欠充實。顧慮也更多。所以自「九一八」淪變後，即一貫力持和平政策，避免任何的衝突。靜觀國際帝國主義衝突的變化，積極充實本身的力量。史達林的豪語不過是鼓勵國人，兼向日本示威而已。和平政策暫時是不容拋棄的。即一向所高唱的扶持或援助弱小民族的口號，目前事實上也祇等於空談。中俄復交後，竟與滿洲偽國進行中東路的舊路談判，並進行通商協約等，更給予中國以莫大的不良的刺激。所謂扶持，援助，直令我們感到這祇是欺騙弱小民族的一種工具。

日美，日俄衝突的可能性雖大，而爆發武裝衝突尚未至成熟的時候，實力助華抗日，更是談不到了。

### (五) 對我國自身的認識

五十餘年來日本資本帝國主義的發展史，直是一部侵略中國史。其侵略的方式，不僅在奪取商品銷售場，原料採取地，及投資處所，並為大規模的領土吞併，由兼併琉球台

灣到佔據東北三省與熱河，便是一貫的推進。因了行將沒落的資本主義社會畸形的發展，而將中國的滿蒙，甚至全部領土，作為所謂「生命線」，而破壞整個中國民族的生存。日本帝國主義的辯士竟還說這是「一個國家，不得已要在某處得到一種出路的合法權利」！

隨經濟落後，一切都都落後的中國，在國際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而淪為「次殖民地」是必然的。而為民族生存發展以爆發反帝抗日的革命運動，也是必然的。

日本的侵華，原為挽救其行將崩潰的資本帝國主義的厄運，但「九一八」事變後，因中國民衆對日經濟絕交運動的澎湃，對華貿易更加惡劣。日貨之出口額，約減百分之七十。全年日本對華貿易的進口額，不過二億三千六百萬元，比較前一年（一九三〇年）減少了四千七百萬元，約達百分之十。六七；出口額二億五千八百萬元，減少了一億四千五百萬元，約達百分之三十。六。從這兩年進出口的比例看，可知東北事變打擊日本對華貿易是如何重大了。日本國內嚴重的經濟恐慌，未得解救，反更加深其社會經濟的危機。因對華軍事擴大，預算激增，而國防與兵備費，幾佔全預算之半數。陸軍部大臣荒本貞夫還在大聲疾呼的說：「我們要征服世界，國防與兵備充實費，是絕對

不可缺少的。」但軍費年年激增，歲入却因世界經濟恐慌，社會凋敝，不能和歲出保持均衡狀態，平均每年的虧空額，至少在日金二萬萬元以上。

對華貿易銳減，軍事預算激增，更加緊了社會經濟的危機，於是反映到國民思想行動的危機，如：神權思想的沒落，共產主義的蔓延，暗殺運動的流行（即軍閥對於各政黨主政者的暗殺），非戰思想的澎湃，於是也更加加速了日本帝國主義日趨於崩潰的過程。無怪較高明的日前外相幣原氏有「日本吞併東北，無異吞一炸彈」的預言。

兩年來中國失地喪權表面上的原因，似為武力薄弱，但更重要的是產業的落後，整個國力的不充實。但「一二八」的滬戰，和今年的長城血戰；兩年來全國民衆反日排貨運動的着着有效；及信賴國聯，求助美俄的無望；總括起來給與我們的認識，是更堅定了我們的信念是：中國民族在垂危中的生路，惟有賴於自身的奮鬥。這不僅是極必要的，並且是極可能的。

消極方面：要繼續厲行對日經濟絕交，積極方面：要齊一意志，充實國力。而以抗日作為今後的國策——東北四省一日不收回，抗日應為今後始終不渝的國策。現階段的增進國力的充實，要以準備抗日為中心任務。如真輸

抗日思想於各界民衆，以喚起民族革命精神；實行統制經濟，以爲有計劃的救濟農村，發展產業；指導人民自衛組織，及軍事訓練；協助政府充實國防（尤應注意航空建設運動）；這一切都是充實國力，準備抗日刻不容緩的工作。

在國內不容我們忽視的嚴重問題，是豫鄂皖贛等地赤匪的猖獗。當淞滬抗日正烈，赤匪竟以全力圍攻贛州；華北抗日正烈，赤匪又圍衝擾南昌。總計各省赤匪索擊國軍兵力約有四五十萬以上，所以是爲抗日計，剿匪工作，也必須趕快完成。但剿匪軍事的推進中，尤有賴於政治的改善，及經濟的建設。

抗日，則亦，爲我國當前的兩大任務，但欲完成此任務，必須有統一的政治，集中的軍事，及統制的經濟，以充實國力，纔能奏效。所以必先統一中央的權力，發展產業，社會建設與物質建設雙管齊下，赤匪也自將消滅於無形。而後纔能以充實的國力去抗日救國，收復失地，以完成當前的國策。尤其在國際帝國主義者爲遠東問題衝突日益尖銳化的當前，軍備競爭的劇烈，已無異吹起二次大戰的信號，一旦大戰爆發，中國以充實的國力，在自主自助的運用中，中國民族也纔有生存發展的前途，這是我們對

自身應堅強把握着的基本認識，應有的基本努力。

## 青年與戰爭 第八期：

### 目 錄

#### 一 週 間：

反宋慶齡之「反戰宣言」

「行」的哲學與「行」的科學

法西斯主義的國際化

現代各派的國家觀

戰爭與道德

青年與思想訓練

赤匪最近政治路線之檢討

火線前

#### 戰 爭 綫：

馮玉祥勾結赤匪

獅子狗的餘氣

胡愈之與巴金折辯

#### 通 訊：

剿匪問題

關於組織

#### 青年界情報：

吳惠風

灌 夫

黎式隣

鄭 奇

子 泉

琴 山

余健萍

楊家英

# 「九一八」事變與國際公法

張交民

「九一八」事變已屆兩週年了，當初日本駐南滿之軍隊，以中國軍隊拆毀皇姑屯一段路軌爲口實，對瀋陽開始暴行，繼而擴大軍事動作，佔領其他城市。中國當局忍辱含垢，避強軍事衝突，逆來順受；靜待國際公法之裁判，只將日本在東省暴行訴諸國際聯盟，請求國聯制裁日本，聯盟理事會雖曾依開會決議勸告日本撤兵，但日本不但未曾誠實執行反而擴大暴行，西攻錦州，北侵黑省，佔盡東北三省，並藉口上海抵貨運動，更擾上海，始遇十九路軍的局部抵抗，日本甘犯破壞中國領土完整之罪名，協助叛逆組織偽國，今年復吞併熱河省，擴大偽國，進兵長城各口內，威迫平津，中國當局仍始終信賴國聯，謀法律之解決，求公約之制裁，「九一八」事件給我們的教訓，國際公法及公約只是國際公法及公約，侵略依然是侵略，在紀念「九一八」事變中，我們要將二年來「九一八」事變所引起的公法問題，如以論列，使國人知弱國不可恃恃。國際公法，及早醒悟，別謀自救。

## 一 自衛權

日本辯護稱此次在東三省的暴行是根據自衛的理由，

說日軍爲阻止鐵路破壞工作起見，不得不爲武裝自衛，自衛一詞，在國際關係有兩種意義。一是政治的意義：凡有戰爭發生，雙方交戰國大致都說是「自衛」；只是政治行爲的實質，始無具論，一是法律的意義：又有兩種場合，其一是非戰爭的行爲之場合，在國際公法上國家依自衛或廣義的自保（Self-Defence）的理由，侵犯他國此則雖似不法，都是合法的，其他是戰爭行爲，即在國聯規約非戰公約之下，爲自衛而從事正常防衛的戰爭，亦不在非法戰爭之列，日本所謂自衛，如果是法律的意義，當然是指前一個場合，但是日本這次的行動，是否合於前一個場合之自衛的意義？國際公法上自衛權的行使限於絕對必要的場合；侵犯行爲以絕對必要的情勢爲先決條件，關於自衛權的行使，日本立作太郎教授有嚴密的解說，他說在危害急迫之緊急場合；行免除危害之必要的行爲，對於危害之責任者，採行自衛上必要之手段，不得不認爲權利行爲；這是狹義的自衛權；但狹義的自衛權之行使，需要左列條件：

1. 國家自身或其機關或人民之危害急迫；

2. 出於不得已，即以他項手段不能達免除危害之目的，且爲去危害有取該手段之緊急的必要；

3. 爲去危害而行之行爲，不超過過去危害所必要之程度

4. 危害不基於行自衛的國家或其機關之不法行爲；

5. 危害因自衛行爲所加之國家或其機關之不法行爲而起，或至少該國家或其機關未盡防止危害發生之責任。

依上述之學說，日本這次在東省之行爲，能說是自衛權之行使嗎？行爲地點在中國領土日本的國家或人民有何危害之急迫，有何不得已而出此暴行手段？即假定華軍拆毀皇姑屯一段鐵路真如日方所云，實有其事，此亦不足以構成危急之場合，並且日本之行動也遠超出防止鐵路拆毀之必要限度之外，鐵路的破壞認爲屬實，對於正在破壞之軍隊加以反攻，可爲自衛權之行使；但攻擊北大營及遼寧城也能說是自衛上不得已之舉動嗎？最初之衝突及北大營之佔領縱可謂爲自衛行爲，至其後佔領營口及吉林，又轟炸錦州，中國軍隊始終奉令不抵抗也能認爲依據自衛權嗎？事實勝於雄辯，日本藉口自衛權的理由是不值一駁的。

## 二 戰爭狀態

就「九一八」以來日本所取的軍事行動的性質及其範

圍說，那決不能看做僅僅局部地方的軍隊衝突，而實是大规模的戰爭行爲，雖則是戰爭的行爲，但日本卻避免戰爭的名義，所以在法律上也還不會構成戰爭，因爲戰爭一名詞在國際六法上有一種特殊意義；是指一種法律的狀態，至少需要有一方戰爭的意志方能成立。日本既未到中國宣戰，亦未以任何其他表示自承認爲對中國開戰；而被侵略的中國，則既未用武力對抗，亦未依何表示，認爲中日間立於戰爭狀態。

所以「九一八」以後，日本在東省對中國的暴行，雖然實際是戰爭行爲，而在法律上尙不成爲戰爭狀態。但是，一月廿八夜上海戰事發生以後，情形根本就不同了：這次對開北的攻擊，自始即遇着十九路軍的正式抵抗，依中國方面軍隊之繼續抵禦，日本一方的軍事行動，變成兩國間的戰爭。原來日本的政策是在中國領土上從事實際戰爭行爲，而避免戰爭名義，如此她不但可以避開國聯規約第十二，十三，十五條違反的罪名，及第十六條的制裁，而且保有對華外交關係及通商條約種種的便利，對於日本的攻擊，中國本可答之以宣戰，使日本負戰爭罪名，然而中國政府始終未採此步驟，不過戰爭狀態的成立，並不必一定要經一方的正式宣告。如其被攻擊的一方，對攻擊的他

方軍隊，報以武力，己是以造成戰爭狀態，如此則這次中國軍隊在上海之抵禦日軍進攻，便有化日軍暴行為戰爭狀態的法律效果，在這個場合，中國軍隊的抵禦行為有溯及的效果；那就是說：日本最初對中國的攻擊行為可以首開戰端論，也就是違反聯盟規約第十二、三、十五條之規定，而訴諸戰爭，而在中國方面，抵禦不過是目衛權的發動，並不負「訴諸戰爭」的責任。就政治上說，中日兩方也許都不願意承認戰爭狀態的存在，但是從法律的見地，則中日間戰爭狀態的存在，似難否認。

### 三 絕交

中國對日本之暴行，既未答之以宣戰的手段，次於宣戰的尚有絕交；這也是中國報答日本侵略行為最小限度的而比較和緩的手段，國際關係上所謂絕交，即斷絕外交關係，只是一種重大的抗議的表示，不涉及戰鬥行為，并且也不是一切平和通商關係的禁止，因之，絕交與戰爭性質全然不同，并不在規約或非戰公約禁止之列。絕交有時便為開戰之先聲，但也常有平和復交而終不發生戰爭的。如不願即時探戰爭之最後手段，不妨先嘗試絕交的辦法，在一九一八事變後，中國對日絕交，不但是報答日本暴行的一種嚴重的手段，而且也是強迫國聯注意中日關係危急情狀

，採用緊急有效處置之一個方法。

### 四 偽國的承認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四日日本衆議院已通過承認滿洲國之決議案。八月日本政府任命武藤信義為駐滿全權大使，統轄日本在滿洲之各機關。日本代表並致函調查團謂：「武藤專使已於八月二十日離東京赴滿洲。武藤抵滿後，即將開始談判，以便締結日本與滿洲國之基本友誼條約。日本政府認為此項條約之締結，為對滿洲國之正式承認。」九月十五日日本武藤大使與偽國總理鄭孝胥簽訂所謂「日滿議定書」。由滿洲國承認日本在滿洲之一切權益及其駐軍權；名為共同防衛，實際將滿洲置於日本保護之下，而滿洲國傀儡組織，由此取得日本之正式承認。議定書的全文是：「日本政府因確認滿洲國係根據其住民的意志而自由成立一獨立國家之事實，而滿洲國又宣言中華民國所有之國際協定，凡可適用於滿洲國者概與以尊重之，故日本政府及滿洲國政府為使日滿兩國間永久鞏固其善鄰關係，並相互尊重其領土權，以期確保東洋和平起見，乃訂立左之協定：（一）滿洲國除將來日滿兩當局未另締結協定外，對於滿洲國內之日本國民或日本臣民根據從來中日間之條約協定及其他公私契約所獲得之一切權利利益，應與以

確認尊重。(二)日本國及滿洲國對於締約之一方領土及其治安所蒙一切之威脅，確認為締約國之地方安寧及存立亦同時受威脅之事實，故約定兩國共同以任國家之防衛，爲此所需之日本國軍乃駐紮於滿洲國內。本議定書自簽字之日起發生效力。」

日本製造滿洲保護國，不惟破壞公約，蔑視國聯，其悍然對滿洲國爲正式之承認，且違背國際公法之原則。依國際公法原則，一個國家承認一個新國家的步驟必須慎重，尤其對於從既存的國家分離出來的新社會而爲承認之場合，至少被承認之社會必須是一個真正組織完成的國家，而且具有相當的安定性的保證，這是一般公法家所共認的，日本立作太郎關於從母國分離的新國家之承認，曾有確切之論斷：「在第三國先於母國而行承認之場合，對於與母國戰亂而爭存立之叛徒團體，給予國家之承認時，如該叛徒團體生存尚未確立，永續的性質亦未具備，國家資格之條件更有所欠缺，可被視為對於母國之不法的干涉。一個依「日本軍隊」及「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動」而造成的傀儡組織，完全依靠六七萬日本軍隊的駐防及日本國家的後援，以維持所謂滿洲國政府，能說是生存已確立，永續的性質已具備，而國家資格之條件不欠缺嗎？一旦日本撤

去武力的援護，此所謂滿洲國政府者，不但經不起中國政府的討伐，且將立刻爲地方民衆及義勇軍所推翻。實際在日本政府所承認者，並不是一個真正組織的國家，只是在日本武力庇護下由一羣背叛中國的逆黨結合的一種傀儡組織而已，不能認爲「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獨立運動所產生」。在地方人民心目中亦只爲「日本人的工具」；所以其自身不但自始即未有國民的基礎與合法性，而且也完全未具有安定性。如此性質的組織而日本政府公然認爲一個新國家，予以正式的承認，實是破壞中國領土之完整，撕毀國際公法之效力，所以滿洲國之承認，不但國際聯盟的威信盡喪，而國際公法之效力亦將與以偕亡了。

## 五 干涉

在國際公法上對於一國干涉他國事情分「有權利的干涉」與「無權利的干涉」。有權利的干涉基於某種法律的根據，而被干涉國有服從的義務。Oppenheim 所舉出構成權利干涉之理由中有兩種可以適用於「九一八」事件的，(一)如果一國的對外事務，同時依權利亦屬他國的對外事務，則在前者專斷的處分該項事務時，後者即有干涉的權利。(二)如果一國在平時或戰時違背一般公認的國際法則，其他一切國家即有干涉的權利，而強迫違法國服

從：例如海牙條約的締約國如有違反該約所定之陸戰規約的，其他一切締約國都有權起來干涉。日本對中國東省的武力佔領，違反國聯規約非戰約華盛頓九國條約及一般國際公法。論理其他一切締約國都有起來干涉的權利與義務。

## 六 國際公法的不公正

國際公法的發展是受強國影響的，並不是十分公正。並且國際法上，愈是重要之點，愈是界線不明，愈易為強國所曲解，例如「九一八」事變明明是日本在中國領土內作大規模的侵略戰爭，日本偏藉口自衛權而不承認牠的暴行是侵略戰爭。滿洲國的成立，明明依「日本軍隊之在場」及「文武官吏之活動以造成的傀儡組織」，明明是破壞中國領土完整，日本政府却強詞奪理說滿洲國係根據其住民的意志而自由成立的一個獨立國家。日本此種暴行違反國聯規約非戰公約及一般國際公法無以復加，一切締約國更應起來干涉以維護國際公法之威嚴，而締約各國竟惟己國利益是圖一味遷就強國，國際公法的威嚴乃一落千丈，形同廢紙了！

「天助自助者」中國當此危急存亡之秋，不依法對日絕交宣戰，保護自己國際公法上的生存權，以求自助。而

只求國際聯盟出來制裁日本。操縱國聯的各強國都是同牀異夢，延宕時日，時日已久國際公法又將承認滿洲國既成之事實，則國際公法真是只成了強國侵略弱國的口實了。大部分的國際公法是記載強國欺負弱國的事實，在今日國際社會中，只有強國能得國際公法的利益，弱國是不配的，「九一八」事變在國際公法上也是這樣的，我們是弱國欲求收復失地，速求自助，勿再徒恃國際公法了！

一九三三年九月于北大東齋

## 政治評論 (週刊)

第六十六號  
八月三十一日出版

時事述評

黃禍如何可除

鬻武的高潮

領袖與政治

五年國防方針之擬議

關於效法曾胡之管見

評中央委員之開放政權論

德國農村信用合作社

組織法 (一) (德國通訊)

元

全

程瑞霖

德真

維中

許少頓

董公安

社址北京南大東齋五台山村三號

(每份定價五分)

# 突破當前對日外交的危險線

炎光

## 一 前言

雖然日本前外相幣原說過，「日本吞併東北，無異吞一炸彈」，下議員盧田說過一個絕妙的譬喻，說「日本已被盲目的曳到不辨方向黑暗如漆的危巖上，外務省不過做了陸軍省的橡皮圖章」。同時，我們貴國一般善做好夢的聰明思想家，也認為日本經濟和思想上的危機，也一定會很快的促成日本帝國主義的崩潰，然而自從兩年前「九一八」瀋陽發難以後，截至目前，我們所見着的，只是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的統治，一天比一天鞏固，由南滿到北滿；由武裝的，到經濟的，交通的！……田中義一的滿蒙政策，在飛躍的猛進着。

就日本整個的外交路線說，退出國際聯盟以後，立刻揭出亞細亞門羅主義，要建設什麼「遠東國聯」；軍縮會議經濟會議相繼失敗以後，日本便作多角的外交活動，提議召集英美日新三強會議，大角海相大聲吼着「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乃日本危險線」，厲心講求所謂國防政策。至於其他充實關東軍，改革陸軍組織，秘密造艦，那更是週知的事實了。

這一切告訴了我們什麼呢？

掉轉頭來檢閱以下我們兩年來的「抗日」成績，反動派頂着民衆代表和領導者的資格，開過國難會議，嚷過憲政運動，軍事長官呢？「不抵抗」失了東三省，「長期抵抗」退出熱河，長城，以至瀋東，精誠團結的口號下，逗着感情意氣，和平統一的旗幟下，公開的割據稱雄，所謂「合力對外」，其實是「假外對內」，所謂「共赴國難」其實是移事爲人，更可痛心的是，表面上是「抗日」，骨子裏是藉反日而投降日本和其他帝國主義，表面上是「救國」，骨子裏是藉救國集合自己的封建勢力，一切絕古冠今的醜態怪劇，都假藉着「抗日救國」之名排演着，一直排演到現在，一幕方落，又一幕便出台了！兩年的時光，就在民衆們腥風血雨啼飢號寒，要人們手忙腳亂，徬徨戰慄中，過去了。

這，又教訓了我們什麼呢？

要稍具國際政治常識而瞭解帝國主義的本質的人，一定從中日兩國兩年來事實作比中獲得嚴重的教訓，那就是說，各個帝國主義國家的崩潰，固然是歷史昭示的必

然命運，然而帝國主義者，絕不肯「坐以待斃」，他一定要抓弱小民族來作「替死鬼」，「續命湯」，我們兩年來的表現，簡直是徘徊在這條死路上。至少，是離死亡相近的危險線上！自從塘沽協定成功，這一個危險線，從軍事上移到外交上來！明白的說，是日本吞併中國的手段，從暴力壓迫，改變為外交陰謀，中國的對手方，不是日本的陸軍省，而是外務省了，就日本說，是陸軍省已經發揮了它底軍事的威力，今後對華，是該外務省出奇制勝。

中國對日的外交新危機，是從塘沽協定開始的，所以要研究這個問題，就不能不先說明塘沽協定是在怎樣一個微妙環境中產生的。祇要大家不健忘，塘沽協定的經過與內容，這樣自然沒有重新敘述的必要，我們所要特別提出之的，是這「城下之盟」怎樣會成功呢？恐怕至今仍在有人認為不可解罷，事實分明是這樣的！

日本佔據了東三省以後，本來已引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至熱河經旬日之戰而失守之後，日本本來已是志得意滿，無庸再進，以避免引起和其他帝國主義更嚴重的衝突，可是，爲了保障它底東四省，「滿洲國」的安寧，爲了壓迫中國停止抗日運動，並與之恢復外交常軌，便不能再深入一步，把平津河北一舉吞併，在國際環境，

與本身消化力，固一時難容，然而用緊逼一步作手段，壓迫中國和它恢復外交常關係，停止抗日運動，各國也不能不予以諒解，所以它纔退據瀋陽平北，甚且以猛虎撲食的局勢包圍平津了。

在中國方面呢？如果質實真誠一些立論，則所謂武力收復失地，實在是跡匠誇大，當此相持，大崩潰就在眼前，與其坐待大崩潰之來臨，何如暫時喘一口氣，把不能抵抗的戰事停頓一下，留待將來清算呢？於是乎「把戰事暫時收束，先恢復中日通常關係，滿洲問題留待將來清算，就成了中日兩國當局的心理；在這種共同心理之下，塘沽協定便成立了，實在，如果當時的外交當局，很清楚的認識這個局勢，則城下盟之成，或者尚不減少若干後患，徒以認識不清，草率將事，遂種下今日無窮的危險，中國的外交，又和武力一樣，陷在敵人的包圍中，具體表現出來的成了當前這兩個問題；（一）瀋東剿匪問題，（二）中日外交恢復常軌問題。

這兩個問題，已經把中國當前的對日外交送到危險線上來，突破當前這兩條危險線，便是外交當局最迫切而嚴重的任務。也就是本文主旨的所在。

## 二 瀋東剿匪問題

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東北，是老謀深算的數十年的計劃，對中國停止暴力壓迫之後，又翻出一個灤東剿匪的難題來。也是日本有組織的行動，祇看李際春石友三輩很早就在滿洲國外別樹旗幟，便可證明，塘沽協定成立之前，識者都料到日本帝國主義絕不肯把灤東平北乾乾淨淨交還，尤其以灤東匪患爲慮，而日本帝國主義者却早「成竹在胸」，伏下以李石兩部僞軍強迫中國改編，所謂「非武裝地帶」的特種警察了，至大連會議以後，李石兩部僞軍依然實際匪化，公開受日本指揮，其他土匪竟達十萬餘衆，灤縣縣長張蓋臣，因勦匪被圍達五日，始得脫險，秦皇島附近土匪亦公然用綁票手段，要秦島商會付十萬巨款，否則向該島進攻，據從灤東歸來人談，所有土匪，均係日人由關外騙策而來，且接濟其軍火，更有日鮮浪人參雜其間。其爲日人在背後搗鬼，可以說盡人皆知，可是因爲停戰協定限止中國武裝軍隊開入境內，剿匪權又無提出保留，所以只好徒呼「奈何」！遷延復遷延，最近始有秘密派專員赴長春向關東軍的接洽，日使館武官則忽口頭允許可派隊前往，忽勦中國將所有匪軍，再改編之爲特警，真意所在，險險可知，所以待我們這位秘密專員回來，不會有什麼

好結果，是可以預料的，可憐的是兵燹餘生的灤東同胞，至今仍在恐怖中度生活；夜夜槍聲，雞犬不寧，明奪暗搶，無日無之，長此以往，灤東必整個匪化，到那時日本對灤東經營的目的，便算成功，藉口剿匪，便可以隨時以大軍驅土匪雜軍入河北，襲平津！

這還不算，日本尙有更大的企圖。藉灤東問題，要脅當局調動河北暨平津政治長官，當于學忠調鄂省消息頻傳的時候，據熟悉外交內幕的人稱，日本對整個華北的計劃，第一步是藉造謠離間，挑撥冀魯兩省軍政負責人和南京隔離，同時加以威迫利誘，使華北反國府的勢力抬頭。如果此計不啻，第二步便藉故尋釁，對兩省當局加以武力壓迫，如我以日本口頭允諾爲根據，而輕率派兵入戰區剿匪，則彼可藉口停戰協定，公開向我壓迫，這一點陰謀，希望當局能夠注意！過去，馮玉祥在察哈爾所演的醜劇，也是日本在背後策動，也是它對華北新陰謀一部的表現。因此，一般人或者認灤東爲局部問題而輕視，在我們却確認日本帝國主義者對灤東的刁難操縱，是它企圖用外交手術搗亂華北的第一階段。政府，民衆，都當對之加以深切的注意。不然，一入其彀中，就會導引出嚴重的事態。

對灤東剿匪問題的解決，我們認爲應從軍事外交兩方

面入手，在外交方面我們要對日本提出強硬的要求，要求和我們開始重新談判則匪問題，趕速交還長城各口，不然，我們便一面向世界宣佈禦東匪患，應由日本負責；一面準備派遣勁旅前往剿辦，因為從停戰協定正面上雖沒允許我有剿匪權，反面上也絕無限制認我不能派軍剿匪，苟日闕一味兇頑，即當局應以敏捷手腕從速解決，以出禦東民衆於水火，以消弭未來的華北整個危險！這個責任，無疑的應該由華北政整會負外交責任，河北省府負軍事責任，前者因于學忠暨黃郭均留京滬，無從進行，今于氏既歸，黃郭氏爲什麼還珊瑚來遲呢？

### 三，中日外交恢復通常關係！

塘沽協定給中日兩國留下一個共同待決問題，就是「今後中日兩國怎樣恢復通常的外交關係」。所以當宋子文氏在歐美漫遊各國的時候，日本便嚴密監視，一再造謠，尤其關於中美關係，多所揣測，當國聯決定派拉西曼來華，代表國聯協助中國爲技術合作案過以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聲勢面目，現在想來，還歷歷如繪。和這一個威嚇相對的，便又對中國伸出利誘的手來，扶植親日的政治當局，舊調重彈，大唱其中日「滿」親善，共存共榮！第一次廬山會議之後，中國對外政策將有轉變的喧嚷便甚囂塵上

，第二次廬山會議之前，更盛極一時，日本以通訊機關，更大吹大擂，每日放送種種消息；第二次廬山會議之後，雖然我行政院外交部暨各要人，一再聲明對日外交無從轉變，今後將一本過去之一貫方針，然而日本小鬼，終究不放心，疑神疑鬼，謀多方刺探，有吉明訪黃郭，唐有壬，廬內訪宋子文，須藤訪孫科，杉村來華，都可證明日本最近聚精會神，要從外交方面對我國進攻，據東京二十四日電通社訊則謂：

「據某方確訊，國民政府廬山會議中，所決定之對日方針如次：

一，以抗日爲目前之最大國策。  
二，至不得已時可許于列強，以相當利權或特權，而促英美等國發揮其實力。

三，關於列強之實力發動期，當以一九三六年之海軍條約修改期爲目標。

四，日本今後無論與何國發生戰事，將爲保障其國民生活並確保其軍事資源，而圖占中國之全土；因之，中國爲防範未然計，當速謀充實其國力。

五，在進行上項計劃期間內，當避免對日關係尖銳化，同時又訊則謂：

「關於廬山會議之真相，據某方確息，該會議情勢，表面上雖屬親日的，而實則係一九三六年以前之一時的轉變，其真意固在仍以日本之二重三重外交離局為目標，而行長期抗日計劃，因之，日本對華樂觀論調，近亦漸歸沉寂。外務省當局鑒此情形，亦督飭駐華外交官吏加以注意，照擬於必要時，即召駐華日使有吉歸國而商一切。又該省昨向有吉發出訓令如次：

一，日政府因鑒於中國政府遠東大局，雖深感有增進中日「滿」三國親善關係之必要，但在中國自身反省以前，日方舍仍照既定方針，維持靜觀之義外，別無他法。

二，關於中國政局所最足危懼者，在歐美列強之對華援助擴大成為政治的軍事野心，而致貽誤於遠東前途一節故望駐外官吏嚴加警戒。

三，開出席廬山會議之華方要人，將與貴使晤談一切，彼時望於談話間，勿使華方誤解日政府真意所在。

我國方面呢？雖然屢次聲稱「外交方針一仍舊貫」，實際上也在籌謀打開中日外交形勢的僵局；觀於各要人與日方外交官晤談之頻繁，蔣作賓不久回任日使的消息，證

之日本方面的宣傳，蛛絲馬跡，均可資佐証。

不錯，打開中日目前僵局，是實際的需要，然而對日本佈置好了的圈套，却不能不嚴加防範。因為目前操中日僵局，鎖鑰之權，並不在我，如果為了圖一時的苟安，便迷信一般親日外交論者，一變昔日輕日之念，有懼日媚日，委曲求全，有求必應，中國前途便真是只「有國亡種滅」了！

要突破當前國內媚日懼日的兩種心理，和日本威脅利誘的重圍，負事實上之責任者，不僅要大勇，也要大智，因為事實告訴我們，東北四省之失，是數十年所種的因，同樣，東北四省的收復，要日本悔禍，取消滿洲國，也非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不能清算，對目前的既成局面，只有堅持不承認主義；對未來的大難，要決定整個的國策，利取其大，害取其小，把國內經濟破落的情形，政治黑暗的癥結，認識得清清楚楚，對國際間要把帝國主義彼此錯綜複雜，多角牽扯的矛盾衝突，利害關係，估計得正確確確，依據國內外情形分析的結論，來決定整個的國策，在整個國策下，決定對日政策。依據總理遺教所昭示給我們的，作者以為要突破目前對日外交的危險線，甚至打開國際帝國主義的分割，必須這樣：

一，堅定反帝立場。二，充實國力民力。三，實行革命外交。

能够堅定中國的反帝立場，則各國所給與的技術合作，經濟投資，才不致把中國完全殖民地化，惟存在反帝的旗幟下，才能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也惟有充實國力民力，才能安內攘外，對內掃除封建殘餘，對外實現革命外交。負責的政治當局，請向着這條路上邁進！

#### 四，弦外餘音

這篇文章剛要結束，又得到了日本外相內田辭職，前駐俄大使廣田弘毅繼長外相，氏就職後發表談話如次：

「一，以謀『滿洲國』之發展爲主旨，而仍採親善外交，換言之，即以圖着手進行建設『滿洲國』之基礎工作，而此時忍受任何犧牲，俾獲達到使各國承認『滿洲國』爲獨立國家之域，爲新外交之基調。二，以從速脫離退出國聯後之孤立外交，而與各國恢復親善關係爲刻下之急務。詳言之，即一面不許他國干涉滿洲問題，一面復在退出國聯後，仍根據加入國聯當時之國際信義，而繼續維持正常之外交關係。」

三，關於外務省之人事行政，雖有種種意見，但若依撤換外相而至使省內人員感受不安則足引起外交事務之停頓，故當徐圖人事之刷新。

又新外相對於對俄對華關係，均有充分的理解與認識。故度當斷行所信時，在事前必有周到的準備，而於着手進行後，即向前邁進，決不反顧。其對與軍部間之關係交涉，亦頗有自信力，而將爲應付非常外交，大事發揮其手腕。」

觀於其第一點之聲明，可知日本對華將「不信任任何犧牲，而對華強硬到底」！欲中日外交關係的好轉。日本不悔禍，乃絕對不可能！而益証吾人以上論斷的正確。

也許有人說，這未免「長他人威風，滅自己志氣」！其實，絕不是的，不過日本的危機，是他人家事，人家自然會善自爲計，用不着我們「越俎代謀」。然而，歷史絕不放鬆任何人或事，日本帝國終究逃避不了資本主義崩潰的整個運命，不過，資本帝國主義者絕不承認它本身的錯誤，它雖然知道自已的周圍業經危機四伏，但，愈危機愈要用暴力壓迫掠奪來作維持，東北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第三期恐慌的必然結果，今後，日本所給與我們的壓迫，必然隨着它本身危機的嚴重而變本加厲！有什麼辦法呢？我們勇敢準備着這最後的艱苦鬥爭，給民族爭生存，給帝國主義送終罷！

## 馬丁論華北停戰

唐 仁譯

華北停戰是「九一八」後中日外交史上最重要的一幕，以後中國對日政策不能不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而變成只交涉而不抵抗，至少在目前是如此。

「九一八」轉瞬已屆二週年，在這二年中我們所見到的是日本節節的進攻，中國抵抗的失敗，國際聯盟調解的無效與空穴洞洞不承認滿洲國的決議，日本在東北四省地位的日漸鞏固，列強備戰的急切……這一切的一切都證明「九一八」是國際帝國主義瓜分中國

的發端，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的先兆。「收復失地」的呼聲已消滅在雲霄，「直接交涉」又爲當局所諱言。過去二年的國難顯然是「忍辱負重」的過去了。

譯者納罕究竟明年的「九一八」是否仍容許中國的「忍辱負重」或「長期抵抗」，國聯技術合作是否能引中國入於建設之途。這些譯者都不敢想。悲逢「九一八」二週年紀念，且把中國的老朋友馬丁氏論華北停戰的文章譯出，以供國人參攷。本刊曾於第七期介紹馬丁氏論中國共產運動一文，關於馬丁氏個人的話，譯者都在該文之首說了，這裏不再重複。譯者識。

中國政府之決定停止華北的戰爭並不是容易決定的；這多少是違反了它過去的政策。行政院長汪精衛曾一再宣稱不簽訂任何喪權辱國的條約！宋子文赴歐洲顯然爲求列強的援助。最近外交部長官稱，若是承認日軍暫時有駐在灤河的權利，是無異默認日本有佔據滿洲的權利。只蔣介石沒有說什麼；然而接近他的人都知他，也是決心要保衛國土的。

有三個迫切的原因使中國當局決心停戰。第一是北方的將領與士兵都不願繼續作戰。大部分的將領都在日本軍事學校上過學，實際上都覺得軍事上非日本之敵。士兵都是張學良的人，與保衛熱河的湯玉麟的人沒有什麼兩樣；他們大部分是滿洲的士兵，與日本所編之「滿洲國」的軍隊是弟兄。

我們對士兵必須不要批評得太苛刻。他們很多是真打而且打得很好。中國軍隊死傷的有三萬人，這就是證明中國軍隊確含抵抗過。而且中國軍隊是在極壞之情況下作戰，不但他們的軍械不完全並不能隱蔽日本接連如雨下的炸彈。而且他們的背後還有一不利的輿論。世界上沒有一個

軍隊每天早上在報紙上讀到說流血是無用的，中國的代表方與日本談判，和平就要實現等等新聞而能打勝仗的。如果要人們去死至少必須告訴他們是爲某種目的而死的。

在這種情形之下軍隊崩解下去是毫不足異的。有幾天中國軍隊方在潰散。有人見軍隊帶槍徒步走去回來就沒有槍了，騎着從農民偷來的驢或騾，後邊帶着劫掠來的贓品，北平與天津的軍政當局大爲驚惶。他們怕這潰兵進城，日本軍要迫蹤而入，與潰兵在城內的擾亂。中國軍事當局的恐懼使他們承認日本由鐵路派兵六百到北平維持秩序。這就是實際的佔領，因爲日本在現行條約之下沒有權利增加日本使館的警衛，日本警衛隊在這時候的存在就是一種挑釁。並且有幾天人們見到一方面中國軍隊在北平城上施放高射砲，一方面日本軍在後邊監視這種矛盾的現象。

這種情形是不能長久下去的，中日將領於是自然開始談判，事後才通知政府的。中國的將領以既成的事實擺給中國政府，甚至也是擺給日本的。

中國政府讓步還有第二個原因；國內的情勢早已十分可慮。我們都知道廣東實際上是自主的而成了反對派領袖及失意軍人的淵藪。他們反對中央政府或許是有正當理由的，但是他們在這國難中所取的态度是難以原諒的；他們

是間接的幫助了日本。特別是他們開始就拒絕了蔣介石要他們派軍協助剿匪的要求，使蔣介石不能多派軍隊北上。爲補此缺陷他們自己派了一支軍隊去打日本，他們使這支軍隊由陸路北進，這是最遠最不方便的一條路。這支軍隊是要從湖南到漢口，然後再搭火車北上。但是中央政府怕他們一到漢口不乘車北上而搭輪東下到南京。或許他們的目的不在作內戰，但是他們企圖在南京作政變是可能的。同時馮玉祥在北方也樹起叛變之旗。他被人稱爲「基督教將軍」，不知道爲什麼，因爲他比起蔣介石及其他將領並不更基督教化。無論那是怎樣，這兩種運動使政府不得不斟酌一下，於是政府就設法預防內戰；一種預防就是命令駐在北方的一部分軍隊撤回漢口——更減弱反日的陣綫。

如果中國有得到列強幫助的一線希望她當時一定要繼續打的。

現在政府用以自慰而並以安撫輿論的是說，並沒有失掉什麼，因爲面子已經圓過而且停戰協定並沒有涉及政治問題。這誠然是不錯；停戰協定純粹是軍事的，並且在理論上隨時可以認爲停戰協定無效而另起戰爭。我們甚至可以說再來打在實際上也不是完全不可能的，如果軍隊改編成功，如果國際情勢增進，並且如果列強肯予中國以實質的援助。但是這一切條件之以此實現至少在目前是不可能的，而且普通總是繼續打下去容易，已經停止再來開始難。

## 日圖華北與英美之衝突

石 人

### (一) 日本的巨掌伸入了華北

當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之夕，日本帝國主義者發動了她的掠奪的工具，藉口中國危害她在滿洲的權益，而佔據了瀋陽，並擴大行動，向滿洲全境掠奪侵略，這已是鯨吞滿洲的開始。結果她是如願以償了，她將遼吉黑三省三百餘萬方里的土地完全佔據，並且一手成造了一個掩人耳目的「滿洲傀儡」。但是當她完成滿洲侵略之後，又藉「熱河爲滿洲國的一部分」及「滿洲國以長城爲界」，「欲確保滿洲，不得不將中國軍閥，完全驅逐出滿洲國境」等等欺騙的口實而攻擊熱河，獲得熱河後，她能終止侵略嗎？不！侵佔熱河後，立刻即侵入華北。

當日本帝國主義開始攻擊熱河的時候，我們立刻就會斷定說這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華北的開始！在日本的「前進」一派的社會法西斯蒂的刊物上說：「日軍及『滿洲國』欲確保長城綫，單僅佔據長城綫，決不充分，因隨時有被襲擊或奪還長城綫的危險，非將長城南面的華軍趕至遠距離長城綫不可。由是有越過長城綫進兵關內，奪取華軍根據地，佔領軍事上重要地點的必要」。

事實已經應驗，日本帝國主義於四月初開始侵略華北，攻擊河北省北部的中國軍隊，此果如日本軍部屢次所聲明，及日本法西斯蒂，及社會法西斯蒂所宣傳的「確保長城綫」嗎？這不過日本帝國主義佔中國本部的第一步的嘗試！

長城綫及冀北的會戰，迄至五月二十三日止，軍事上的戰鬥暫時告一段落。中國軍隊因爲實力的懸殊，節節敗退。日軍突破灤河，危迫平津，在此千鈞一髮之際，戰爭突然中止，遂由英使盧浦森之調停，而成立令人痛恨的塘沽停戰協定。

塘沽停戰協定的成立，原爲中國迫不得已之舉動，依照停戰協定，中國雖已將冀北失陷各縣，次第以警察及行政官前往次第接收，然事實非常明顯，北平天津以北的地帶，已成爲日本所意想之「非武裝地帶」。同時在此日軍的武裝勢力所維持的地點內，中國行使職權，感到萬分困難。日本帝國主義者在軍事上雖然暫時停止了侵略，實際上她已扼住華北的咽喉，而正在積極樹立其囊括華北的陰謀。即如前者大阪每日新聞所載日本政府籌備建築橫斷

西北鐵路，計劃以青島為中心直達甘肅蘭州，俾便溝通西北，便利貨運及開發。其建築動機係由日本軍部與參謀本部共同起草，為防止英國利用庚款，掌握中國交通大權。日本此項計劃，完全暴露其對華北之陰謀。是以表面上塘沽中日停戰協定已經妥妥實實的簽了字，實際上日本帝國主義的掠奪的巨掌，早已伸入華北的腹地了！

### (一) 日本與英美在華北對立激化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在反蘇聯與壓迫殖民地及弱小民族革命場合下，雖然需要鞏固她們的聯合戰線，但依却資本主義內在矛盾的進展，帝國主義昆仲間的衝突，並不因反蘇聯與壓迫弱小民族革命之聯合陣線而消滅，並且還在世界各個部分嚴重的開展着，尤其是在中國這個大市場上，表現得最清楚。

在中國大市場上，角逐最激烈的當為英日美三國。她們咸皆垂涎着這塊大財源。在滿蒙事變未爆發以前，英美日都積極的投下大量的資本，據一九二八年調查，其投資比例如下：

日	本	美	國	英	國
七三·二%		一·九%		一·三%	

最近三年英美日對東三省輸入比較如下表：

日 本

(單位一〇〇〇海關兩)

一九二八年	一二二·二九四(四〇·六)
一九二九年	一三六·七五〇(四一·三)
一九三〇年	一二〇·四〇九(三九·六)

美 國

一九二八年	一九·九一〇(六·六)
一九二九年	二五·八九六(七·八)
一九三〇年	二〇·五二九(六·九)

英 國

一九二八年	六·七六〇(二·二)
一九二九年	九·六七一(三·〇)
一九三〇年	〇·四八四(三·五)

最近三年英日對東三省輸出比較又如下表：

〇 本

一九二八年	一六六·四七八(三八·四)
一九二九年	一六八·八五九(四〇·〇)
一九三〇年	一五九·三三二(四〇·六)

美 國

一九二八年	八·五一二(二·〇)
-------	------------

一九二九年 一〇・三八二（二・四）  
 一九三〇年 六・九九〇（一・八）

### 英 國

一九二八年 一三・七五一（三・二）  
 一九二九年 二一・六三八（五・一）  
 一九三〇年 一〇・三八八（二・六）

由上面的數字，可知滿洲市場，已非與口口聲聲以為「生命綫」的日本關係重要，與英美兩國亦有密切關係。

然而自日本佔滿洲以後，英美在滿洲權益，非但日後不能發展，即既得權益，亦恐將趨於崩潰。此種情形，當予英華嚴重警惕，所以在滿洲事變爆發後，各英美資本主義報紙，對日本此種行動，一致加以抨擊，同時各帝國主義者屢次在國際聯盟會商，並且派遣所謂國際調查團來到中國，以監視日本之單獨行動。李頓報告書對於日本佔滿洲，有相當的評論，而主張打破現狀，提供三項建議，其意義即根據此點。

英帝國主義在過去數十年中，在華已扶植成極大的勢力，以開灤五礦北寧鐵路投資為始，以北平天津為中心，設立相當英國資本的工廠，開拓大規模的貿易市場。

日本帝國主義完全殖民地化了滿洲，對於英國在滿洲

的權益，當然不消說。即對於英國在華北的勢力，亦必予以壓迫排斥。日本之積極圖謀華北，不過增加其強力，愈使英日對立激化而已。

因對華問題而引起的日本與英帝國主義的對立，更因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侵入華北，破壞了北寧路交通，威脅了開灤五礦而益形激化。當時英國人士，均一致開懷，塘沽停戰協定雖然簽字，然日本在華北勢力却更進一步，勢必使華北殖民地化，驅逐英國在華北勢力而後已。

同時，日本帝國主義圖謀華北在對美的意義上亦甚為明顯。近幾年來，因美帝國主義與我國意見的協調，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依却她的西漸政策，突然猛進的伸張到遠東來。在華北市場已為相當的基礎，如貿易機關之設立，與市場之開發等。日本帝國主義者為完成其獨佔華北市場之企圖，必須出於排斥美帝國主義侵入華北，過去美國的「司汀生政策」與最近美國對遠東問題的態度，正是受此種排斥政策的反響。

由是可以認為，日本企圖華北的侵略行動，在吾人看來，雖屬對中國的民族主義壓迫，也可以認為英日，美日的對立，格外激化，最近英國及殖民地全部都在排斥日貨，美帝國主義也正在以日本為目標，準備競爭，種種場合

，正是日本侵略華北而引起的英日，美日對立激化的新的反映。

### 三、問題的開展

從多方面觀察所得，英美日帝國主義間已樹立着隔閡的電網沙袋，自倫敦經濟會議失敗後，這種障礙物益發增加，其間的對立，亦益形尖銳。而建立在對立與衝突意識之上的，便是英美日三個海盜的軍備之競爭。美帝國主義已着手四億美元建艦三十七隻，日本帝國主義的軍費預算亦將占八年度預算總額千分之三百六十五，而英帝國主義者亦在積極努力新的造艦計劃，此種現象將以對新市場之掠奪競爭而展開具體的衝突，尤以日本之無止境的企圖獨佔中國市場而愈縮短其時間。歷史注定了太平洋，尤其是弱小的中國，是各帝國主義者藉以維持其最後生存的尾關，也就是各帝國主義者爲了爭奪這最後的尾關而互相火鋒的目標，而且由此始可以打開人類真正的歷史，由此弱小民族始可以起來爲奪取自身的獨立與自由而發動偉大的革命力量。中國民族，自有其偉大精神與力量，在此大難將臨的前夕，亟應認識危險線的即將到來，而積極準備一切，努力一切！

## 路 線 半 月 刊

### 第三十二期 要 目

#### ▲短評

農村復興委員會與中央農業實驗所

(穎)

美國實行生產統制

(穎之)

黃河決口與政府的責任

(靜仁)

半殖民地司法

(雲)

清查抗日捐款

(雲)

#### ▲論著

中心力量與中華民族

邵鏡人

從實業計劃說到國際技術合作

蒙智

棉麥借款問題之檢討

李濂躬

中國文化之出路

羅孟浩

憲法中之國家元首問題

何心堅

吾所望於吾黨領袖者

姚薦楠

最近意大利的經濟動向

陳顏湘

南京 太平路綫路社主編

民國二十二年八月二十日出版每冊大洋五分

## 國聯處理中日事件的批判

滝 瀑

自東北事件發生以來，迄今已兩個週年了！但是當日本以武力侵佔東北的時候，實爲掀動險惡風潮之開端，非惟遠東局勢已呈極度不安，即世界和平，亦因此而遭莫大的危害。所以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始，我國即抱定維持世界和平暫不抵抗的態度，中國惟一的希望是將事變始末申訴於國聯行政院請求公斷，以求解決，使是非曲直，得以分明，以表張國際上信義互守之條約，以全人類日夜訴求之和平，更盼望能制裁橫暴以消弭戰禍。自是，東案乃由國際聯盟受理，舉世目光遂亦轉注意於國聯處理東案的態度，蓋以國聯的產生之由來，原爲防止國際戰爭，而促進並擁護世界永久和平以爲其最大目的。故對於日本軍事侵略的行動，世人無不切望其能以公正的方法，而出毅然的控制日本橫暴行動之有效的處理。

然而，東北淪於日本劫持之際，種種暴行，發揮無遺，國聯雖說發過不少的照會，警告，作過不少的決議案，同時一再限令日本撤退進佔東省的軍隊，不但不能阻止日本暴行的擴大，反更驅使其軍隊擴大佔領的區域，於是日本對滿蒙的陰謀完全暴露，甘冒不諱爲世界和平之破壞者

，國聯對此案之能否解決，幾乎成了國聯是否能夠存在之關鍵了。

計自前年九月三十日國聯行政院決議日本軍隊限期撤退，日本未能履行，十月十三日軍開會議，亦限令日本從速撤兵，因日本反對，決議未得結果，十一月十六日至十二月十日又在巴黎開會，達四星期之久，始有決議遣派調查團實地調查中日爭端之舉；此後於去年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九開會一次，三月三日至四月三十日並舉行特別大會會議。在此場合，世界輿論，以國聯以遣派調查團，認爲國聯解決中日糾紛似有所待，同時一般人的目標均移轉於國聯調查團調查結果；並希望調查團能本其擁護和平伸張正義主持公理之道德的使命，供給國聯以真實事實之証據，尋覓正當適宜的解決途徑。

三月初，調查團東來，旋即往東北作實地調查，辛勤工作之結果，費去七個月的光陰，卒草成洋洋數萬言的報告書，於十月二日向世界公佈節要，十月十三日公佈全文。此項報告書共分十章，包括所敘述之事實及其建議之意見。報告書發表後，日本政府即表示堅決反對不接受之態

度，中國政府對調查團之報告書，當然也是很深切的注意，因為此次調查團報告書非惟關係遠東今後局勢的安危重大，而中日糾紛的是非曲直，固以此報告書為衡，國聯解決中日事件當也以報告書為根據。

以上諸端，是自九一八事件發生之始，中國訴諸國聯，至國聯接受此案以後，處理中日糾紛大概的經過，我們根據國聯調處的經過和事實作個很簡單的解剖：

國聯表面上雖說標榜着倡導和平的旗幟，實際不過是一強盜的分贓機關，那些強盜英法日義相互間雖然有許多矛盾，衝突，可是宰割弱小民族，進攻他們的殖民地，總是一致的。弱小民族希望國聯主持正義，維護公理，豈不是夢想，我們只要清算一下國聯對中日事件的處理，便不難認識它的真像了。

自九一八日本進攻東省佔據瀋陽以來，國聯雖然數次限令日本撤兵阻止擴大行動，而日本反變本加厲，毫無顧及的施行其侵略滿洲的計劃，所以那樣胆大橫行，並不是他輕視一切，國際資本主義的互相的矛盾，只因為他認識的很清楚，在各國失業人數日益增多，革命運動日益高漲，而蘇聯五年計劃就將完成的，階級間的矛盾，是比國際資本主義相互間的矛盾還更劇烈。而在這大陣營的劇戰中

，各帝國主義者正是佔在一條戰線的時候了。

事實告訴我們：所謂國聯的威信是已經完全破產了，他只是一個強盜的分贓機關而已！

國聯本身既無有效辦法阻止日本軍事行動擴大，乃於巴黎會議決定遣派調查團之舉，以轉移世界的目光，其實調查團的來華，也不過是各帝國主義者派來的鷹犬罷了，他們只會關心到他們自己帝國主義本身之利益。他們唯一的使命是來調查日本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是否妨害了他們在華的權利；是否趁此機會還可以多得些便宜。他們監視日本不要讓他獨佔了在華的市場和資源。他們雖然表示調查自信能一秉至公，但是萊頓爵士於三月十五在上海各大校聯合會宴會席上演說辭中表示任何國家，仇視別國，蓄意挑釁，而希望國聯出面拯救，實不可能。他們雖然用甘言密語欺騙蒙蔽眩惑，但是他們的真面目，終於不得不由自己暴露出來。

我們既然認清了國際的背景及調查團的使命，我們應該持什麼態度哩？我們對這帝國主義者分贓機關的國聯不信任它不乞憐於它，我們要把中國民族抗日的決心和行動表現出來！使他們認識中國民族的精神！是要和帝國主義勢不兩立的態度。在這中日停戰的期間，全國民族更要堅定我們抗日的決心，充實國家的實力，收復我們東北熱河的失地，不乞求於任何帝國主義者的援助，那纔是惟一可靠的途徑。

## 充實國力收復失地之方策

嗣 祖

語云：「人必自污而後人污之，」誠哉斯言也。暴日

強佔東北四省，孰令致之，孰令爲之？一言以蔽之曰：自令致之，自令爲之而已。吾國萎靡衰弱，由來已久，民國肇造，政治之腐敗依然，軍人之拔扈如故，致科學的建設無由施行，外交的策略，未能一貫，影響國力空虛，弗由振拔，外患襲來，無能抵禦，遂呈束手待斃之勢。今痛逢東北淪陷二週年紀念，屏息戰慄於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國民若仍不下最後決心，樹立整個對策，藉以充實國力，則失地不但不能收復，深恐察綏平津，轉瞬將如東北四省之續，中國土地雖大，人民雖衆，終有同歸於盡之日，茲撫過去之巨創，念來日之大難，列述四項意見，而爲充實國力收復失地之方策，願與國人商榷共勉之。

(一) 刷新政治 國民無參政的機會，故政府與國民隔核甚遠，政府自政府，國民自國民，是國家之危難，直認爲政府之危難，而與國民無與也。故一般國民對於國事不關痛癢，僅查市井人民之言稱「東省之失與我何損」可知之矣。挽救此弊，要在刷新政治，使人民能自動參加政治，與國家共存亡爲急務，而政治之刷新，按中國現在客觀之

環境，究應採取何種方式之現代政治爲宜乎？佔可暫置不論，惟著手剷除沿習下來的軍權政治，不可或緩也。蓋以吾國自清末迄今，軍隊私有之惡習，始終未能打破，軍權高於一切，軍人支配一切，於建立現代政治與一重大打擊，致政治上不軌道，建設不能施行，故刷新政治，必先打破軍權政治，即須如何使軍隊真正隸屬於政府於國家，而不隸屬於任何私人，俾得防止以軍制黨取政之陋習，如此方能踏上現代政治之正途，如此政治之法的基礎，乃能由軍權而移至黨權再移於民權，政治的人的基礎，乃能由不事生產過程之軍人，移至參加生產過程之某一階級，或數階級的民衆，必如此國民方能自動參加政治活動，而以國家的存亡爲存亡，無形中形成一種極堅固極偉大的力量，於此場合，政府若動員大衆，則大衆必樂於遵從，奮不顧身的起而參加民族光榮之戰，必與暴日以重大巨創矣。

(二) 廢止內戰 夫自民國建元以來，內亂屢出不窮，幾如家常便飯，而國家之元氣，因之大傷，與外人以侵略之良機，有云內戰爲外患之導火線者，實至理明言也。於今

不言抗日則已，若言抗日，必先廢止內不可。良以內戰若  
不根本廢止，則無異病人服毒也。在一己方觀之，減少本  
身的抵禦力量，於他方觀之，則增加其侵略之力量。自國  
難發生以來，國人宜如何警惕戒懼，培養實力，預備抵抗  
暴日，而雪奇恥，奈事實殊大謬不然者，雖國難嚴重，而  
內戰依然照演不停，如廣東二陳之戰，山東韓劉戰，四川  
羣魔之戰，貴州王毛之戰，鑼鼓殺伐之聲幕幕推演前後不  
絕，不但有大誠國家之元氣，抑且有碍於國際觀瞻，故近  
來一般憂時之士，有呼籲廢止內戰之組合，此種組合之活  
動範圍，應盡量拓大，使以深入全國民衆之腦海，俾認內  
戰猶視毒蛇猛獸，造成一種壓惡內戰普遍的心理，凡從事  
於自相殘殺的軍閥咸認其爲國民之公敵，則軍閥有所忌憚  
，不敢輕啓戰端矣。同時將內戰二字之意義，亦應盡量  
擴大，即國內一切政治問題，皆應依政治手腕而謀解決之  
道，引中此意，不僅如上述粵魯川黔之戰爭，應加廢止。  
蓋以現時國家之危險程度之有增無已，而集中精銳兵力外  
，尚有分化移作別用乎？如此內戰實真廢止，而國家之培  
養，補益多矣。

(三) 科學建設 近代戰爭爲科學戰爭，非徒恃血氣之勇  
所能制勝者也。前者十九路軍滬滬之戰，今春廿九路軍喜  
峯口之戰，屢挫敵鋒，出奇制勝，何等殺勇，何等壯烈，  
然終不免改變方略施行退却者，何也？血氣之勇，不及敵  
人槍砲飛機威力之大，所致然也。嘗聞意氣之言，以爲我  
國堂堂皇皇，人口衆多，約七八倍於日本，雖武備遠不及

之，然以七八個人去與一人死拚，足可濟事，此種錯誤觀  
念應根本及早消除，吾人固重視精神之起發，尤須完成科  
學之建設，迎頭追及敵人，改良槍砲的品質，大量添置飛  
機的數額。如此軍備充實，戰鬥威力，自能充分發揮，而  
期避免科學建設之落後，遭遇意外慘烈之犧牲。過去局部  
對日軍事抵抗的失敗，認識自己的武備遠遜於敵人，故政  
府當局忍辱負重究未敢輕易作整個徹底的抵抗者也。今者  
宋子文氏代表政府對美成立五千萬棉麥借款，回國後又宣  
稱「外感於世界經濟，文化，國防，凡百施設之突飛猛進  
，內懷於近年我國天災人禍之紛至沓來，欲圖立國之基，  
惟有合全國之寶物，以國民經濟爲中心，而以國家全力維  
護與發展之，」誠不失爲高明計畫矣，願政府實踐宋氏此  
言，將棉麥借款，不作別用，全部致力於應有的科學建設  
，而圖所謂立國之基，以備後日應付天災人禍之紛至沓來  
，若徒唱高調，不見施行，必爲國民所共棄，蓋於今咸認  
抗日之根本方策，科學之建設不可或緩，政府棄責之語，  
亦以實力不充應付國民，是現在棉麥借款成立，若不真正  
謀科學之建設而爲收復失地之準備，將再以何言詞敷衍國  
民乎？近來留德青年航空家孫桐崗氏學成飛行返國，打破  
空中飛行記錄，備受各地熱烈歡迎於此即足以表現國民對  
科學建設情殷之一般矣。是政府若施行科學建設，必能得  
國民之協作，爲有計畫之邁進，而爲吾國長期抗日奮鬥中  
之主要準備也。

(四) 結合同盟國 結合同盟國與依賴他國不同，依賴他  
國乃指依賴他人，希冀憐憐之心也，而結合同盟國乃爲國  
際上以共同敵人爲目標之力量的結合，相互共休戚存亡之

謂也。而處於弱小民族地位之中國，亟應結合一切反帝國主義之國家。夫日本為帝國主義國家之一，如遠東之朝鮮，印度等國，及非洲，美洲諸弱小民族，均處於帝國主義者壓迫之下，當為反帝國主義之國家，中國今之民族解放之戰，客觀上必與反帝國主義之國家携手，況總理遺囑明明昭示吾人須「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

## 「九一八」兩週年紀念感言

白人

東北事變的發生，到現在已經兩週年了。在這兩年之中，全國的人民，雖然也曾有過轟轟烈烈的抗日運動，但現已寂然無聲。十九路軍，雖然在上海有過光榮的抗日戰史。但早已到福建從事剿匪。二十九軍，雖然在喜峯口把日本打了個落花流水，但最近也回到察哈爾去討伐叛逆。義勇軍的領袖馬占山等諸位民族英雄，自歸國以後，有的忙于安插舊部，有的急于清算舊賬，對於抗日，也沒聽說他們有什末高見。我們的軍事領袖，現在正忙于剿匪，尙無暇顧及抗日。總合這一切情形，雖在這國難已屆兩週年，而更趨於嚴重的關頭，所謂「長期抵抗」，「收復失地」，恐仍歸是徒託空言而已。我們雖然沒有承認偽國，但偽國並不因此而消滅。只見日本在它一手泡製的偽國中，逐日擴張其政治的，經濟的各項權利。我們既始終不能用武力收復失地，所以東北的再見天日，真不知要到什末年月！

然而日本的侵略中國，決不以東北四省為止境。其在所以未向長城以內進攻者，即因其獲得之地尙未完全整

則集中一切反帝力量，從事反帝鬥爭，自為不可緩之事也。以上所陳四點，為充實國力收復失地，亟應實踐之方策，願國人從今下新的決心，努力促其實現，至於抵制日貨，經濟絕交，尤不可放鬆懈息，使日帝國主義內部的經濟組織崩潰，引起其社會之紊亂亦於收復失地良有裨助也。

理就緒。中國在此時期，不但不整軍經武，做收復失地之準備，而反縮減華北的軍額，以減少華北的實力。長城各口，既在日軍之手，平東冀此，又為非武裝區域，故河北各地，隨時有受日軍侵據之可能，前者各報宣傳，日本擬以青島為根據地，築一橫貫華北各省的大鐵路，是其欲以華北為滿洲之續其心當已昭然若揭。

東北淪亡之後，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所受的損失，已可驚人。如去年中國對外貿易入超之激增，固由于洋貨的來華傾銷與國貨出口的不振，而中國唯一出超之地——東北——之喪失，也是一個重要原因。東北為新開之地，故近幾十年來，關內過剩的人口，每年到關外去種地作工或經商者，為數甚夥。今既被日本佔去，而日本移植大批的過剩人口于東北。加以原住東北之軍民，今反有一部分因不堪日人之虐待，來到關內就食，以地瘠民貧之華北各省，如何能供養這許多的人口。日本以瀛東所謂「非武裝地帶」為根據，操縱指使匪軍，而企圖擾亂華北陰謀的展開。所以今後華北的危機是時刻存在着，擴大着！

## 文藝

## 如此紀念

陳旭

夜，一九三三年九月十七日之夜。

剛剛蝕去了一半的下弦月散佈着柔和的光輝，亮晶晶的星星嵌滿了天空，乳白色的銀河大絲帶一樣的橫掛着。晚風已經帶了初秋的涼意，吹落了樹枝上早枯的樹葉。時間大概已經有十一點鐘了罷，市聲由緩和而漸漸沈寂了，間或聽到一兩聲夜歸的汽車聲，和胡同裏的悠長的叫賣聲。當環城火車一陣札札的機聲漸漸的消滅之後，寂靜後簡直和古老的廢墟一樣。

然而，就在這寂寞死海的一角，却正在鼓盪着談話的波浪。在一個小小的院落裡，在融融的月光下，五個人——五個青年，錯綜的圍坐在一張桌子的四周。從淡淡的月光下，照出五張圓胖的面孔，身上只穿了背心褲衩，赤着腳，三個緊靠了棹子，其餘的兩個却離得稍遠一點，棹上狼籍的陳列着瓜子，花生，梨，蘋果，還有幾隻茶杯和一隻茶壺，笑容浮上每個人的面部，音波振盪於空中。從他們的像貌和態度上看去，立刻可以斷定這是幾個學生，至少是曾經作過學生的知識份子。

如果一定要想更真切的認識這幾位青年的話，那樣：靠近棹子坐着的三位，一個姓陳，一個姓黃，還有一個姓羅，離棹子稍遠的兩個一個姓吳，一個姓陳，除了最後一個姓陳的以外，都是滿州人，爲了區別兩個陳起見，他們倆決定了一個叫滿州陳，一個叫中國陳。除去姓黃的以外，都是××大學的掛名學生。

「啊，明天是九一八週年紀念，不；是你們滿州國的開國紀念，國慶紀念日，是不是？你們幾個亡省奴可不要忘了這偉大的紀念日呀！」以女人爲題材的談話才一停頓，中國陳便把話頭轉變過來了，也許是他偶然的想到了明天是九月十八日，無意說出了這句話，在他那稍帶副憂鬱的臉上，現了一剎時的苦笑，還是當他說俏皮話時特有的表情。然而這句話不僅打破了暫時的寂寞，而且引起了下文。於是針對着中國陳的滿州陳——一個戲迷兼電影迷，女招待也特別有研究的，臉色黑黃，而眼睛總帶幾分睡眠的樣子的人發言了：

「我提議，明天咱們全體絕食，把省下來的錢，讓咱們够(即O也)奔哈爾飛走走。」最後一句又拿出小生道白的腔調來了，同時屁股離了坐位，但立刻又落坐了，隨手拿了幾個瓜子，趕緊送到嘴去，嘴便暫時的被堵住了。

「亡省奴？誰說我們是亡省奴？你才是亡省奴呢！我們是滿州國的人民——滿州國的 Citizen 來到你們中國便是僑民，處處得受你們中國政府的優待，不用說旁的，就是這人們看電影看戲都不用花錢，那坐電車，逛公園就別提了。」

姓黃的撇開了滿州國的絕食運動。却抓住中國陳的亡省奴下攻擊令了。他是一個自由職業者，當過連長，幹過敢死隊，加入過義勇軍，拿假護照坐火車被憲兵抓進監獄住了三個月，也曾到各地去募捐，回來當然是住北京飯店，逛窩子，說起逛窩子那真是他的特長，北平的妓女，幾乎全被他認識了。

然而中國陳也不肯示弱，馬上便給了回答：

「誰不知道你們不說理？張口就罵那×子，話不投機就要動手，我們大國民總是有大國民的氣度，無論對誰，我們都用先聖遺留下來的攝讓，容忍，還並不是優待你們哪！」

「並不是我們不講理，我們最是講理不過的，但是他一定不要我們的錢那怎樣辦呢？電車上的賣票生見着我們就點頭，今天我們上北海去，剛一進門，收票生就和我們握手，不花錢的划船，這淫（人）們不坐，我們不講理嗎？」

你從那看出來的？」老羅也發言了。

「我雖然弄不清中國現在是不是已經制定了憲法，但我却聽說中國的法律上並沒有規定優待滿州國僑民。再說中國並沒有承認滿州國。又是中國陳的答辯。說時顯出一種勝利的微笑，然而這微笑却被老吳的話給打擊回去了。

「這是不成文法！」爲了加重他的語氣，把脚一探便站起來了。然後把椅子拉近桌子坐下，喝着水。

「回到滿州國就當順民，來到中國還是一樣的泡！」一直吃瓜子的滿州陳，早把他那絕食運動忘到腦後，却又來了這麼一句。反正這樣的談話是沒有系統，沒有目標的，總不過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湊個熱鬧，說說笑笑已而。

又是一個暫時的沈默，誰也沒有說話，雖然笑痕還留在每個人的臉上。靜默着，一直靜默着，各人想着各人的事，會心的微笑着。月兒露出了甜蜜的笑臉，一陣風吹來，院內的棗樹葉子，被風吹得刷刷作響，拍，拍，幾個熱了的棗落到地下，不知滾到那個角落裡去了。

但是這沈默僅僅是個暫時的而已，所以，即刻便又振盪起談話的音波。首先發言的還是中國陳，並不是因爲他特別好說話，而是因爲他仍舊沒有忘記方才想到的那個主題。

「喂！滿州陳，我問你。九一八事變的時候你在東北來嗎？」

「不但在東北，而且還是事變的發祥地的瀋陽城裡——說的時候，把頭一連在空中劃了幾個圈子，而且，很顯然的，眼睛也相當的睜大了。」

「那裡一定要飽受虛驚了，你當時怕不怕？」仍然是中國陳的問話。

「喝！怕？槍子總是長眼的。就憑咱姓陳的會怕這點小意思？」滿州陳拿出頗足以自豪的樣子。

「媽那×子日本兵一進瀋陽，小密斯滿街亂跑，你隨便可以撲過來，反正沒有警察來干涉了。」老黃插進了一嘴。

「那你們怎麼跑出來的呢？」

「當然是坐火車啦，而且，是專車，不用打票。」老羅搶着回答了。

「啊！冷！」忽然一陣涼風吹來，許久不說話的老吳却首先感到了冷意。本來，當一個秋天的夜晚，而且時間已經悄悄的到了夜二點，幾個人只穿了背心褲衩，寒冷是當然的事了。所以，冷這一個字，電一般的掠過每人的心頭，談話的興致馬上降低下去，以致於睡魔乘機在每個人

的心蠕動了，於是，在滿洲陳的一聲「睡覺去也」，的號之下，便都鑽到屋裏去了。

夜，一直寂寞下去。

○ ○ ○ ○ ○

初秋的天氣，太陽並沒有完全失掉了她的權威，特別是在正午的時候。馬路上，仍然是亂轟轟的，汽車旋風似的穿行着，電車上仍是擠滿了一肚子人類，洋車夫出着汗，乞丐伸着手，行人來往的穿梭，叫賣的小販力竭聲嘶，塵土高揚，臭氣充斥，電影院的門前仍是香艷，肉麻，消魂，蕩魄。戲院的門前仍是富連成，程艷秋。飯館的大杓仍是叮鏘的響着，咖啡店的電扇仍在旋轉，市場的門口仍是擁擠不堪，街頭上仍是車水馬龍。一切都是忙碌的過着，一切都是平凡的過着，誰也沒有想到，也不願想到，今天是九一八二週年紀念。

一家飯館的三層樓上，有一間雅座的雪白的門簾已經放下來了。從門簾下邊的一尺多長的空深中，可以看見錯綜着十二條腿——十條是長管的男褲，其餘的兩條是長統襪子下面還穿了兩隻半高跟鞋的。

裡邊，一間精緻的房間，敞開着窗子，正臨着下面的馬路，中間的一個大圓棹，被五個青年包圍住了，大概是

還沒有叫菜呢罷，棹上除了幾碟小菜之外，還是空空的呢。一個女店員站在棹旁，把紙烟輪流着分給座客。

「這就算完了嗎？」滿州陳把紙烟放在嘴唇上，却伸長脖子，把紙烟直對這着她。

於是她又輪流着給每位座客點着紙烟，特別是滿州陳有優先權。然後，她就問了：

「吃點什麼呀，先生？」

「你却着急了，有誰等着你呢？」老黃來了一個鬼臉

「你先說說你們還有什麼罷！」老羅的聲音。

「榴鯽魚絲，炒蝦仁，炒勺絲……」她一氣說下去。

「有魚嗎？」滿州陳等她喘氣的時候問了。

「蘇魚，鯽魚……」又是一大套。

「我要活魚，你那魚。」幾個人哈哈大笑。

正在這個時候，從窗口送進了強烈的呼聲，這聲音，顯然是從馬路上傳來，而且顯然不是一二個人而是成羣的人的聲音。幾個人都靜下來了，靜靜的聽着。

「紀念九一八要……紀念九一八要……」

老吳緊靠着窗子坐着，於是探身向窗外看，外面是亂

嘩嘩的人的巨流，聲音和沉雷一般的響。

「媽那×子胡鬧，這有屁用哪！」老黃輕蔑的說。於是幾個人注意力又回到女店員身上來了，雖然外邊仍是響着洪鐘一樣的呼聲。

## 徵稿簡則

- 一，凡與本刊宗旨相合者，均可採登。
- 二，來稿不拘文言語體，但須繕寫清楚，並加新式標點。
- 三，來稿如係翻譯者請附寄原著，若不便附寄時，務請將原作者姓名版次號數詳細註明。
- 四，來稿本刊有增刪修改之權，不願刪修者，請預先聲明。
- 五，來稿刊載與否，概不退還，但預為聲明並附足郵票者不在此限。
- 六，來稿經本刊披錄者，除贈送本刊外，並酌致酬金。
- 七，來稿請寄：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轉交大眾評論社  
保定西門裡南馬道七號轉大眾評論社

編輯者 大眾評論社  
北平琉璃廠西北書局轉交

訂閱處 大眾評論社

代售處 保定西門裡南馬道七號轉交大眾評論社

各縣各書局

零售每份二分半年十八期四角全年三十六期八角郵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